

# On the Thematic Meaning of *Of Mice and Men* Du sens thématique de *Des souris et des hommes* 論《人鼠之間》的主題意義

Xu Xianghui

徐向暉

Received 2 January 2006; accepted 28 February 2006

**Abstrac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hematic meaning of John Steinbeck's *Of Mice and Men* from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the title, namely, men and mice have the same destiny, and nobody has the capability to change his destiny.

**Key words:** thematic meaning, metaphorical meaning, destiny

**Résumé** La solitude, le bien et le mal, le conflit des classes, ces points de vue ne peuvent pas tous révéler complètement le sens thématique de *Des souris et des hommes*. A partir de la signification méphaphorique du titre, cet article interprète le sens thématique du roman, à savoir que les hommes et les souris ont la même destinée et qu'aucun ne peut échapper à sa destinée.

**Mots clés :** le sens thématique, la signification métaphorique, la destinée

**摘要** “孤獨論”、“善惡論”和“階級衝突說”都不能全面揭示《人鼠之間》真正的主題意義。本文從這部小說標題的隱喻意義切入，闡釋了小說的主題意義，即人與鼠有著相同的命運，任何人也無法擺脫命運的支配。

**關鍵詞：**主題意義；隱喻意義；命運

## 1. 引言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是20世紀美國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出版於1937年的《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是他的一部中篇力作，也是其成名之作。小說以美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為背景，主要講述的是兩個流浪農業工人喬治和萊尼在農業資本家的剝削與壓迫中漂泊輾轉於一個又一個農莊，形同乞丐，當他們到薩利納斯農場做工後，萊尼因誤殺了農場主的兒媳婦而陷入絕境，最後被喬治槍殺。

## 2. “孤獨論”、“善惡論”及“階級衝突說”

這部小說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但在簡短的故事之外，卻隱藏著巨大的闡釋空間。關於它的主題，國內外評論界人士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的有“孤獨論”、“善惡論”及“階級衝突說”。

### 2.1 孤獨論

英國評論家伊恩·烏斯比認為這個故事的主題是“那種產生悲劇最古老、最普通的根源：即

人類不可避免地要和他的同類隔離。”<sup>1</sup>以烏斯比為代表的這種觀點可稱之為“孤獨論”。誠然，在這部小說中，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來寫人物的孤獨。坎狄是孤獨的。他是位老勤雜工，右手被機器碾碎了，袖口掀起時右臂下便露出一截木頭般的手腕兒。他的任務是在別人上工後打掃工棚。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任何親屬，陪伴他的只有一隻又老又瞎又跛的牧羊狗，而這只狗後來也因為老而無用被人給處死了。較之坎狄，馬房長工克魯克斯對孤獨更有著錐心刺骨的感受。他是個黑人，除了承受一般農工的痛苦，他還得承受另一種摧殘——種族歧視。農場主一發脾氣就拿他出氣，農工們不准他出入他們的工棚，即便是一貧如洗的喬治也禁止萊尼與克魯克斯接觸。處於這種種族隔離和階級壓迫的雙重境地的他該是多麼孤獨啊！“一個人需要有一個人在他身邊。……要是一個人都沒有，他會發瘋的！不管是誰，只要跟你在一塊就成。……一個人太孤單了會瘋的！”<sup>2</sup>短短的幾句話道出了這位黑人內心深處孤獨無依的痛苦。即使是作為所謂“壓迫者”之一的柯萊的妻子，她也時時感到生活的無聊和感情的孤獨。她曾經是個天真、漂亮而富有浪漫幻想

<sup>1</sup>伊恩·烏斯比著，王問生，沈蕾譯，50部美國小說[Z]。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347。

<sup>2</sup>張澎智譯，斯坦貝克中短篇小說選[Z]。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327。

的女孩，卻不幸嫁給了農場主的少爺柯萊。柯萊不關心她，又不准許她與農場的其他男人來往。在薩利納斯農場，除了男人以外又沒有別的女人，所以她連一個可供與之交談的人都沒有。她多麼渴望通過交往來打破沉悶枯燥的氛圍，來慰藉她孤獨的心靈啊！在這個人人都顯得孤獨的世界裏，唯有喬治和萊尼的友誼是一個稀有的壯舉。儘管作者濃筆嘔歌了兩個朋友之間的友誼，但作者最後還是安排了讓喬治親手用槍打死萊尼的結局。就此是否可以得出“人類最終還是孤獨的”這個結論呢？恐怕也並非完全如此。

首先，小說中關於孤獨的描寫多發生在坎狄、克魯克斯、柯萊的妻子以及斯利姆這些次要人物身上，雖然有時也涉及到喬治，但總的來說不多。除了在局部章節描寫農場工人的孤獨生活，作者還用了相當的篇幅描寫喬治和萊尼的友誼以及他們幻想攢錢購買一處莊園以期過上安定生活的美好夢幻。怎能根據這兩部分互不統一的內容斷定這部小說的主題就是孤獨呢？

蘇聯文學評論家謝皮洛娃曾經這樣說過，“主題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或一組生活現象，描寫這個現象或這組生活現象可以把作品中的全部的具體生活材料概括綜合在一起。”<sup>3</sup>蘇聯革命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談到文學作品的主題時也說過這麼一段有趣的話，“描寫‘童年’的時候，就應該描寫童年，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不是軍事場面，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浮士德，不是茵狄雅娜，也不是羅亭，而是有著自己的感情和看法的兒童。”<sup>③</sup>因此，“孤獨說”不能統攝該小說的全篇內容，不能作為其主題，至多只能算是一個次主題。

## 2.2 “善惡論”

美國文學評論家利奧·布勞迪在總結斯坦貝克小說的主題時曾說過，“斯坦貝克用高尚的失敗者的神話來對抗美國有成就的勝利者的神話”。<sup>4</sup>後來有人把這句話直接套用過來，認為《人鼠之間》的主題是描寫人性因素中“善”與“惡”的鬥爭，含有對品格高尚的失敗者的歌頌。這種觀點可稱為“善惡論”。

用“善惡論”觀點來看待《人鼠之間》，“善”的一方恐怕就是雇工喬治和他的朋友傻大個兒萊尼，“惡”的一方自然就是少東家柯萊和他的老婆。在“善”“惡”雙方的較量中，以喬治和萊尼為代表的“善”的一方雖然失敗了，他

們的高尚的友誼卻光彩照人。但在本小說中“善”與“惡”的對立並不明顯。

## 2.3 階級衝突說

自從《人鼠之間》譯介到我國以來，有的評論者認為，“《人鼠之間》是一幕催人淚下的悲劇，使讀者對這兩個小人物的命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萊尼原先只想‘有一間房子，能養起一批牲口’，可是在弱肉強食的社會裏，終於被資本主義這頭怪獸吞噬了。”<sup>5</sup>這種觀點可定為“階級衝突說”。持該觀點的評論者在評論文學作品時，往往是抓住一端，不及其餘，這種簡單化的方法用於評論特定地域或特定時期（如中蘇解放前或解放後）的文學作品尚可，用於評論西方國家十九世紀以後的作品就顯得很牽強了。

## 3. 人與鼠有著何其相同的命運

不論是孤獨論，還是善惡論，還是階級衝突說，都不能真正揭示這部小說的主題，那麼小說的主題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是否可以從小說題目的隱喻意義中找到答案呢？

“人鼠之間”來自於英國著名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的詩《致田鼠》（To a Mouse）中的一句：“鼠與人的最佳設計往往落空，原本允諾給我們的快樂，留給我們的卻只是痛苦和悲傷，”這首詩的大意是當田野被犁耕，一隻田鼠失去了它苦心經營的過冬的窩，從此只有任憑風雪的摧殘。詩人以這只田鼠喻指人類，人類就象田鼠一樣，被一架無形的鐵犁鉗制著，或是軀體被戕害，或是精神遭摧殘，面對命運，人人都無能為力，顯得那麼的脆弱、渺小，最終落得悲慘結局。

作者以彭斯的詩句為題，意在提醒人們，他不只是要表現喬治和萊尼的友誼以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夢幻，不只是要表現農工斯利姆、克魯克斯以及柯萊的老婆等人的孤獨，而是要通過如下一系列畫面的有機組合，揭示人類在命運面前就像老鼠一樣無能為力：

柯萊的老婆曾夢想自己當一名好萊塢的演員，從而享受榮華富貴，而命運卻使她嫁給了對愛情一竅不通的農場主少爺柯萊，從而墮入孤獨無聊的深淵。她希望通過與萊尼談心來擺脫苦悶，結果卻成萊尼手中的“老鼠”死於非命。

生於農場主之家的柯萊，生活應該是無憂無慮的，然而他也逃脫不了命運的支配。他虛榮自負，性無能，又個子不高，因此他嫉妒像萊尼那

<sup>3</sup>謝皮洛娃著。歲葉光，姚學告等譯。《文藝學概念》[Z]。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81。

<sup>4</sup>尼爾·霍夫曼。《美國當代文學》[C]。中國文聯出版社，1984：123。

<sup>5</sup>毛信德等。《美國小說史綱》[C]，北京出版社，1988：310。

樣的身高體壯的男子漢。他的狂妄和嫉妒使他險些成為萊尼手中的“老鼠”。他雖然沒有被捏死，但一隻手成為殘廢。既使他被捏得半死，他也不敢向老子告狀開除萊尼，因為他怕這件事傳出去讓人笑話他的無能，所以柯萊雖然沒有成為萊尼手中的“老鼠”，卻成了虛榮自負的“老鼠”。

馬房長工克魯克斯是個自尊心很強又好清潔的老頭，他喜歡讀書，對人對事都有一套獨立的想法，在這一方面，他可以與車把式斯利姆相提並論。但命運卻使他成為黑人，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種族歧視政策的“老鼠”。“因為我是個黑人。他們在宿舍玩牌，可我不能玩，因為我是黑人，他們說我臭。”為了捍衛自己作為黑人的尊嚴，他以牙還牙，不准白人到他的屋子裏來。當柯萊的老婆闖進他的屋子裏無話找話的時候，他冷冰冰地說道，“你沒有權利到黑人的屋子裏來，你沒有權利在這裏搗亂。現在你必須出去，立刻出去！”但是在白人統治的社會裏，他的這點兒可憐的尊嚴根本算不上什麼，柯萊老婆的幾句呵斥就使他捍衛自己尊嚴的努力化為泡影。

在這個以小小的薩利納斯農場為縮影的人類社會裏，喬治和萊尼的命運最為悲慘，也最具有代表性。萊尼雖然身高力大，但智商接近動物水準，不會自己照顧自己，所以總的說來他象徵著人類的弱者。喬治個子不高，但精力充沛，遇事有主見，他象徵著人類的強者。這一強一弱結成同伴，共同到薩利納斯農場謀生。他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作了最佳的設計，那就是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和“一間小屋”。為了這個夢想，萊尼拼命幹活，逆來順受，柯萊找茬兒侮辱他，他也不還手。首先他們的友誼得不到農場裏其他人的理解，農場主認為喬治關心萊尼是想從後者身上得到什麼好處。其次，他們實現夢想的努力受到萊尼自身智力低下因素的干擾，這種因素使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動。他去撥弄柯萊的老婆那軟軟的長髮，也並非想圖謀不軌，然而她卻不經折騰，突然死去了。柯萊的老婆在成為萊尼手中“老鼠”的同時，萊尼本人也成了命運的“老鼠”。

事發後。喬治找到萊尼藏身之地，親手打死了自己幾年來相依為命的朋友。作為強者的喬治，到頭來也成了命運手中的“老鼠”。萊尼死了，再沒有人能和他聯合在一起，共同去實現美麗的夢幻。他不能和斯利姆結為患難之交，因為斯利姆太過於精明。他不可能和坎狄一起去完成未竟的事業，因為他老而無用，像一條老狗遲早要死掉。他不可能與克魯克斯在一起，因為作為白人，他從骨子裏歧視黑人。命中註定他從此要承受無窮無盡的孤獨之苦、夢幻破滅的失望以及拭殺同伴的良心懲罰。

#### 4. 結語

通過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到頭來都逃脫不了命運的支配，都成了命運手中的“老鼠”和玩偶，無論他們怎樣為自己的前程精心設計，也無論他們怎樣為自己的最佳設計而奮鬥。由此可見，人與鼠有著何其相同的命運，正是小說的主題意義之所在。可以說，小說的標題非常形象化，充滿了悲觀主義色彩，是作家表現主義手法運用的極致。

#### 參考文獻

- [1] 伊恩·烏斯比著. 王問生, 沈蕾譯. 50 部美國小說[Z].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1: 347
- [2] 張澎智譯. 斯坦貝克中短篇小說選[Z].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327
- [3] 謝皮洛娃著. 歲葉光, 姚學告等譯. 文藝學概念[Z].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81
- [4] 尼爾·霍夫曼. 美國當代文學[C].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4:123
- [5] 毛信德等. 美國小說史綱[[C]. 北京出版社, 1988: 310

**作者簡介:** Xu Xianghui (徐向暉), 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英語系2004級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學。(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2004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joanxu@163.com